

章毅夫編

所謂人民的

益

正論社印行

(一) 共軍破壞交通線

共軍破壞交通線

所謂「人民的利益」！ (代序)

(八) 慘酷的事實

(一) 鐵路及礦區被破壞情形

(二) 共軍組織
路破壞情形
平漢北段再遭破壞
豫北兩煤礦被毀

(三) 魯境鐵路及各煤礦慘遭破壞

濟南大起煤荒

(六) 七萬失業礦工生活陷於絕境

共軍劫毀礦廠五百餘所

(四) 共軍掘潰黃沁壩

所謂「人民的利益」

所謂「人民的利益」

「自衛」實為自衛

「艱危」或「艱難」人員

沉痛的呼籲

為交通着急

轉具官實派平路

有什麼理由破壞交通

沈子淵

人民的驚聞

老百姓的迫切需要

美語答謝

不要迫死人民

共軍八大罪狀

續登國會復議

沈子淵

大公報

和平日報

沈子淵

青年戰士月刊

救國日報

所謂「人民的利益」

大康盡成澤國災情慘重

共黨巧取豪奪北方民不堪命

勒索款項 肆意徵兵 濫發鈔票

共軍炸橋樑埋地雷

唐山釀成覆車慘劇

平漢車禍雷被毀

蘇南共軍破壞交通

淮上災民流離載道

吳興等六縣民窮財竭

共軍圍攻下之歸級

物價高漲民無聊生

共軍搶糧破路殺人沒產

共軍殘民並演毒劇

豫參議會電數

共軍八大罪行

美記者報導

共軍殘暴情形

蘇北地方法院

電述「解放區」的痛苦

傅長官沉痛呼籲

是誰在發動內戰

「解放」乃是蹂躪人民

「自衛」實為阻撓接收

級連各法團

豫西日報

青島評士其評

出十閣

味平日報

大參詳

拉丁搶糧，發備幣

運載烟毒，製造白面

(十) 共軍大規模破壞交通

交通部發表統計

(十一) 修復趕不上破壞

愈部長報告各路概況

(十二) 共軍擴大內亂

到處強拉壯丁

建設第一 交通第一

恢復交通

以建設代破壞

——中央日報

——國訊旬刊

所謂「人民的利益」

所謂「人民的利益」

國亂則民保下

(十二) 兵車禍大自增

承前見樂者各謂謝氏

(十三) 猶與豈不生婦謝

奏而液發我謝情

(十四) 共軍大敗時即學交匪

歷年匪毒、賊匪白面

賊下供認、竟無語

紅軍開升海艦

海軍交戰

蘇聯撤一交版發

四

一一 關州會戰

一一 中央日報

所謂「人民的利益」

(代序)

(一) 中國共產黨的巧妙宣傳

中對心：殺賊救火！

賊匪將全獨人：殺人的賊救命！

這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宣傳策略。也是他們認為「轉移視線」的最巧妙的手段。當他

們在想「做賊」放火「殺人」的時候，或者已經在「做賊」放火「殺人」的時候

，他們便說：「誰在做賊呀」，「誰在放火呀」，「誰在殺人呀」！的大聲疾呼，他們認為

只聽得滿天價響，便可以把自己所幹的罪惡，完全移到別人身上，最少是可以迷惑一時

的聽眾，不會馬上就懷疑到殺人放火的就是賊救火救命的人。他們以為一般老百姓的腦筋都

是非常簡單，都是純用直覺去辨別事物，誰會想到滿口賊救命的人，却正是殺人的劊子手呀

所謂「人民的利益」

所謂「人民的利益」

所謂「人民的利益」

於是他們躊躇滿意，一面在造成分裂割據的局面，一面則大呼「和平團結」，一面在發動大規模的內亂，一面則大呼「反對內戰」，一面在破壞國民的經濟命脈，一面則大呼「擁護人民的利益」。甚至他們可以抹殺事實，厚顏無恥地說中央軍全不抗戰，說他們的共軍全在抗擊和包圍着侵華日軍百分之六十九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他們認爲這樣一說，便可以把全國軍民堅苦抗戰的功勞攘爲己有，便可以把苦戰得來的勝利果實，作爲分裂割據的理由。他們沒有想到爲抗戰而犧牲的千百萬將士，其血濺骨髓，是永久深刻地浮湧在全國人的腦海中，千百萬殉國將士的家屬，更沒有一個不是永遠不忘的在悲痛中悼念？你要毀滅事實，你能不能毀滅這一顆顆悲痛的心？就使死者不會說話，死者的親屬不來申訴，而擺在全國國民和全世界人類面前的事實，又豈是一二黑心無恥者所能毀滅？至於說到共軍的抗戰誰不知道他們自始至終就是「敵來我逃，敵去我出」的「游而不擊」，就是他們的秘密策略，所謂「二分抗日，三分對國民黨，七分擴充地盤」的陰謀，已經顯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了。尤其是在抗戰勝利以後，他們到處破路，毀橋，掘堤，搶奪物

費，強拉壯丁，襲擊國軍，佔據地盤……更使全國的老百姓都深切認清共軍是：

外戰外行

當敵人利用各鐵路源源運輸軍隊及軍用品，大舉猛犯我豫西鄂北湘桂，企圖竄擾貴陽以震動我陪都的時候，却未聞共軍在各鐵路線上拔去一個螺旋釘，也未聞共軍出一兵一卒去攔路截擊；

內戰內行

當政府要收復失地，恢復秩序及遣送義民還鄉的時候，共軍却組織大規模的鐵路破壞隊，把所有鐵路線完全破壞。（其破壞之積極，是政府日間搶修，共軍則當夜毀壞，其破壞之徹底，是將枕木折毀無存，把路基挖成深長的鉅狀，使政府無法收復。）並且把國軍當作敵偽，乘其不備出其不意的四處襲擊……這是極顯然的，如果共軍是真正的熱心抗日，真心的愛護民衆，只要把他們那種積極破壞交通的手段，和那種乘虛襲擊國軍的英勇，在敵人大舉進犯的時候，拿來對付敵人，豈不是可以給予敵人很大的牽制？豈不是可以解救豫西鄂北和湘桂黔各省的老百姓，免於顛沛流離？但他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爲什麼敵人進迫愈緊，他們所提的條件就愈苛？爲

所謂「人民的利益」

什麼在為桂吃緊的時候，他們的機關報就幸災樂禍地大字標載？爲什麼在獨山克復的時候，他們的機關報就一字不提？這不是司馬昭之心，人人都看得很明白嗎？

在抗戰八九年中，我們從未聞共軍參加一大戰役，打過一大勝仗，但自勝利以後，我們却看到新華日報天天在大吹大擂，今日解放什麼城呀，明日俘虜什麼長呀，又是什麼全部殲滅呀，又是什麼戰果輝煌呀，這都是十足表現他們內戰內行，但他們却有一種極巧妙栽贓誣盜的說法：當他們想和敵偽勾結作亂的時候，他們就先說國軍和敵偽合流，當他們在襲擊國軍及各地保安隊的時候，他們就說這是要解除敵偽的武裝，當他們要攻打包綏的時候，他們就誣稱傅作義和馬占山將軍爲不抗日。直到他們的罪行完全暴露，（見本書所摘載的慘酷的事實）激動了全國的公憤，受到全國輿論界的譴責，（見本書所摘載的各種沉痛的呼籲）他們還再巧辭僞飾，說什麼政府運兵北上，是發動內戰，說什麼他們切實通過，是人民自衛手段之一，像這種極幼稚的話，真的會騙得過全國的老百姓嗎？我們試隨便找一位老百姓問問，有那一個中國老百姓會說政府不應該運兵北上，去收復失地，去恢復

秩序，好讓義民還鄉？有那一個老百姓會不希望中華民國早日得到領土主權的完整？有那一個老百姓會相信政府派兵北上，是要去殺害人民？共產黨自以為宣傳很巧妙，想不到自己的狐狸尾巴都完全露出來了。

當然他們也未嘗不知道林肯所說的格言：「你能長時間欺騙少數人，你能短時間欺騙多數人，但你不能長時間欺騙多數人的。」但他們本來就想騙人一時，他們要轉移視線，就像「曹操自己在大喊捉拿曹操」，他們要捏造事實，就利用羣衆心理不及用理智來辨認的時候，大呼「市中有虎」，他們要賣假膏藥，就大字標登廣告，說什麼「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反正他們只要能騙人一時騙人一次就夠了。同時，他們很了解中國人的特性，第一是不肯開是非，第二是不念舊惡，因此，他們認爲只要喊得漂亮，喊得響，使多數人都聽得到，就可以達成他們欺騙煽惑的目的了。誰又會有那末多的閒工夫來究問事實真相？來辨別誰是誰非？譬如共產黨過去在江西在福建在湖南……實行其恐怖政策，暴動政策，到處殺人放火，弄得廬舍丘墟，至今雖創痕猶新，誰又來清算他們的罪惡？因此，他們

所謂「人民的利益」

心還想「就再掘潰一二次黃河堤，多漂沒多少田園牲畜，多淹死多少婦女老幼，再過十年八年，還不是雨過天青？並且，他們認為中國人根本就健忘，不消經過十年八年，只要經過兩三年，大家就會把過去的事忘記得干干淨淨，不信，請看他們一面在華北爭城奪地，一面他們領袖却來重慶大呼「堅決避免內戰」，來博取多數人的掌聲。他們在「國共會談紀要」裏面所要求的明明是少地盤，多少主席，多少市長，而他們在報紙上却信口胡吹其所謂「人民的利益」。隨着毛澤東回到延安，他們發動的內亂愈擴大了，他們所謂「解放區」，並已經由八十多縣而擴展為三百多縣了，但他們還是不肯停手，直到國軍讓無可讓的予以還擊，和美蘇方面出來干涉，他們一方面覺得衆怒不可再犯，進攻亦已不易得手，一方面覺得所搶奪的地盤也可以相當的滿足了，於是才又順風轉舵的遣派代表來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來大呼無條件停止內戰。他們想：只要他們的代表在各種集會中，喊出漂亮的口號，現出溫和的笑臉，伸出熱情的手，誰會想到他們的笑臉裏面，是蘊藏着整個華北血淋淋的慘劇？

當然，他們的看法，中國的老百姓是這樣的愚蠢不堪，只能以耳代目，可以讓他們騙再騙，永不會拆穿他們詐狡狡猾的真面目呀！

另外，中國共產黨還有一種罵人的天才，無論什麼人凡是不肯附和苟同盲從他們的，或者仗義出來說幾句公道話的，他們都可以隨便對你加上什麼「頑固」「落伍」「封建」甚至「反動」「法西斯」等等的頭銜，他們想這麼一來，就可以使那些胆小怕罵的不敢出來主持是非公道，那些自喜被稱為「前進份子」的浮薄羣小，便會變成爲他們的應聲虫，於是，他們便可以箝制天下人的口舌，掩住天下人的耳目，說：「我所說的都是事實，我所說的都是真理！」

(三)中國共產黨爲什麼要破壞人民的利益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得到明確的回答，首先要明白中國共產黨是始終不肯放棄用暴力來實現其「無產階級獨裁的政治」，他們認爲要用暴力來實現這種獨裁政治，是「必須

所謂「人民的利益」

所謂「人民的利益」。

藉用激烈的內亂而後能得到勝利」，所以他們不惜利用各種時機，或製造各種時機來發動內亂。他們所崇奉的經典，就是馬克斯所說的：「謀叛是一種藝術。」

他們第一次發動內亂，是在北伐將近完成的時候，煽動國民黨中的左傾份子，造成寧漢分裂，替他們就集結共產黨徒盤據江西瑞金，實行土匪式的焚殺，軍閥式的割據，同時還煽動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以擴大其內亂的聲勢和範圍，後來人民政府垮台了，他們被迫竄到陝北遂又煽動張學良楊虎城叛變，劫持蔣委員長，他們以為來這麼一着，中國的內亂是再也無法收拾了，他們沒有想到事實與企望適得其反，當時事實給他們答覆，不但是蔣委員長獲得全國人民一致的擁戴，而且國民政府組織的堅固更不會因為領袖被劫持而遂形瓦解，於是他們才開始認清中國的內亂再不是他們所能掀動起來。但他們從此就不再想發動內亂嗎？不！他們不過是改變了一種方式。當敵人在東北華北對我步步進迫的時候，我政府因為深知一切的軍備都是遠不如敵人，爲着避免把國家民族的生靈輕輕斷送，還在忍辱持重的埋頭準備，而他們却利用國人激憤的情緒，一面大呼抗日，一

面書寫政府奪權奪國。他們想這麼一做，第一可以對國人表示他們是愛國份子，連帶使國人忘記他們殺人放火的罪惡，第二利用對外戰爭，使政府無力兼顧，可以讓他們自由發展，第三可以利用人民在戰爭中所能遭受到無可避免的痛苦，藉端指責政府，攻訐政府，來轉移國民對政府的向心力。

當然他們是非常明白，以當時政府所準備的兵力，如果輕率和日本作戰，是無疑地很快就可以亡國，但在他們「工人無祖國」和「國家是一種階級的工具」的意識上，根本不會覺得亡國的可悲，相反地，他們想藉日本來消滅中國政府的力量，正是極有利於他們的發展，他們以為中國土地如此廣闊，日本人無論如何是佔不了的，最少他們是可以容他們在邊僻的地區去樹立蘇維埃的政權。他們的算計是這樣陰險而毒辣的。

他們根據這種策略，一面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提供四大諾言）來掩蔽他們陰毒的野心，一面用文字大事誇張，來表揚他們抗戰的功績，這樣表面上的參加抗戰不到兩載，他們就又原形漸露，一面訂下「一分抗日，二分對國民黨，七分擴充勢力」的策略，一面則叫

所謂「人民的利益」

新四軍在蘇北實行叛變，來擾亂當時抗戰的陣容。我政府為大敵當前，愈予忍讓，他們則愈變本加厲，乘危以逞，自蘇北而皖南而豫晉而魯冀，凡我政府遣派在敵後之保安隊游擊隊，皆被其軍出其不意的先後繳械，同時脅迫壯丁，擴充軍隊，濫發鈔票，包庇走私……是無所不用其極。十八集團軍原只有四五萬兵力，在抗戰八年中，會擴充到二百萬，就是這麼來的。

照他們的如意算盤，是政府的力量在抗戰中日漸削弱，他們的力量在抗戰中日漸擴充，這樣無論中國戰勝或戰敗，他們總有力量可以來奪取政權的。後來看到政府的力量，愈戰愈強，國際地位一天一天的提高，他們才又開始着慌，他們認為再打擊政府在國際的地位，再不想法擊潰國軍抗戰的主力，他們的如意算盤是不免要落空的，於是一面把一個貧弱國家在長期苦戰中所必然暴露的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困難和缺點，一古腦兒歸咎到政府身上，而且特加渲染，一面則與敵偽成立默契，放棄他們牽制敵人的任務，讓敵偽大舉進攻，他想只要讓敵人打到陪都，使中國政府成為流亡政府，就可以暢遂其初心了，所

以當獨山克復，我軍事大有轉機的時候，他們就不由自主的大形氣沮。但他們並不因此失望，照他們的估量，敵人在中國佔據了如此廣大的大陸，政府要配合盟軍反攻，所有的兵力仍然是免不了在反攻中完全消耗，他們料不到頑強的日本，居然在原子彈的威力下，宣告無條件投降，到這個時候，他們才真正覺到是失望了。

他們想：如果讓政府很順利的去收復失地，恢復秩序，開始國民經濟的建設，那末，人民生活上的痛苦一天天地減輕，所有政治上經濟上的弱點一天天的改善，他們再無攻擊政府的材料，再無煽惑民衆的本錢了。所以他們不管國際地位和變國機會之得來是如何不易，不管老百姓盼望還鄉，盼望安居樂業的心情是如何殷切，悍然不顧的用盡所有力量把國脈民命所繫的交通，煤礦，工廠等等，澈底破壞，甚至連慘無人道的「埋地雷炸毀列車，掘河堤淹死老百姓」的暴行都幹得出來。

他們破壞交通的目的何在呢？

一、阻撓國軍前往，可乘機多佔據地盤。

所謂「人民的利益」

二、使失地不能接收，秩序不能恢復，一切建設不能開始，好便利他們作亂。

三、由於交通阻塞，貨物不能流通，使物價無法減低，好助長人民對政府的失望。

他們爲什麼燬壞煤礦工廠呢？

一、煤礦一破壞，所有鑛工自然就要失業。

二、各地無煤供應，燃料自然就起恐慌。

三、工廠因爲無煤不能開工，於是所有工廠工人必然跟着失業。

四、因爲工廠不能生產，貨物的來源缺乏，自然會促使物價的上漲。

這樣便可以造成社會上的机捏不安，社會的机捏不安，便是他們發動內亂的最好機會。

他們爲什麼要濫發鈔票呢？

濫發鈔票一方面可以擾亂國家的財政，一方面可搶購人民的貨物，這是和敵人的軍用票差不多的。